



河南程氏文集目錄

第一卷

表疏

上殿劄子

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論王霸劄子

論十事劄子

論養賢劄子

乞留張載狀

諫新法疏

明道先生文一

庚集



再上疏

辭京西提刑奏狀

謝澶州簽判表

第二卷

明道先生文二

書
記附文

答橫渠張子厚先生書
胡本篇首承教無此

賢至左右二六字 精微以下五十一字

晉城縣令題名記

南廟試佚道使民賦

南廟試九叙惟歌論

南廟試第五道

第三卷

明道先生文三

銘
詩

顏樂亭銘

遊鄆縣山詩十二首
序有

白雲道中

馬上偶成

遊紫閣山

彌猴

高觀谷

草堂

長嘯巖中得水以石敲餐甚佳

遊重雲

長嘯洞北回望大頂如列屏帳比到山前
却不見蓋為仙掌所蔽

凌霄三峯

雲際山

下山偶成

是遊也得小松黃楊各四本植於公署之西

憲戲作五絕呈邑令張寺丞

偶成

郊行卽事

下白徑嶺先寄孔周翰郎中

春日江上

題淮南寺

桃花菊

早寒

新晴野步二首

中秋月

盆荷二首

象戲

九日訪張子直承出看花戲書學舍五首

戲題

贈王求甫鐵如意

和家君早寒之什

和詠草

和邵堯夫打乖吟二首

和堯夫首尾吟

和堯夫西街之什二首

遊月陂

秋日偶成二首

代少卿和王宣徽遊崇福宮

和王安之五首

小園

野軒

河亭

藥軒

晚暉亭

和花庵

子直示以新詩一軸偶為四韻奉謝

和諸公梅臺

後一日再和

送呂晦叔赴河陽

贈司馬君實

哭張子厚先生

陪陸子履遊白石萬固

陳公廩園修禊事席上賦

春雪

晚春

西湖

環翠亭

湖上獨酌呈范彝叟朝散程伯淳奉議
酬韓質政湖上獨酌見贈

第四卷

明道先生文四

行狀 墓誌 祭文

故戶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狀

程邵公墓誌

程殿丞墓誌銘

李寺丞墓誌銘

程郎中墓誌

澶娘墓誌

邵堯夫先生墓誌銘

華陰侯先生墓誌銘

祭彭侍郎文

祭富韓公文

右明道先生文四卷 旣無

第五卷

上書

伊川先生文一

上仁宗皇帝書

湖本疏二句云非不憂慮天

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論濮王典禮疏

為家君應詔上英宗皇帝書

為家君上神宗皇帝論薄葬書

代呂公著應詔上神宗皇帝書

代富弼上神宗皇帝論永昭陵疏 湖本不遵

鄭

第六卷

伊川先生文二

表疏

辭免西京國子監教授表

再辭免表

辭免館職狀

乞再上殿論經筵事劄子此篇胡本殿說書表
後

論經筵第一劄子

第二

第三

辭免崇政殿說書表此篇胡本殿說書表

再辭免狀此篇胡本殿說書表

乞六參日上殿劄子

上太皇太后書此篇胡本殿說書表

辭免判登問鼓院奏狀此篇胡本殿說書表

再辭免狀

論冬至稱賀劄子此篇胡本殿說書表

又上太皇太后疏此篇胡本殿說書表

乞就寬涼處講讀奏狀此篇胡本殿說書表

又上太皇太后書此篇胡本殿說書表

論開樂御宴奏狀此篇胡本殿說書表

乞歸四里第一狀此篇胡本殿說書表

第二狀

第三狀

乞致仕第一狀

第二狀

辭免服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狀

再辭免表

謝管勾崇福宮狀

申河南府乞尋醫狀

辭免再除直秘閣判監狀

再辭免狀

謝復官表

第七卷

學制

伊川先生文三

三學看詳文

論改學制事目

回禮部取問狀

論禮部看詳狀

修立孔氏條制

第八卷

雜著

伊川先生文四

顏子所好何學論

養魚記

為家君作試漢州學策問三

為家君書家藏太宗皇帝寶字後

易傳序

春秋傳序此上各見胡本

飲飲詩序

論漢文殺薄昭事

與人論立賑濟法事

記蜀守

雍行錄胡本

雜說三胡本

四箴胡本

視箴

聽箴

言箴

動箴

印銘

聞舅氏侯無可應辟南征詩

謝王佺期寄丹詩

遊嵩山詩

第九卷

書啓

伊川先生文五

為家君上宰相書

謝呂晦叔侍制書

為家君請字文中允與漢州學書

再書

答橫渠先生書

再答

上富鄭公書

胡本無誠能至
之休二十二字

答富公小簡

上河東帥書

答人示奏草書

答朱長文書

上文潞公求龍門庵地簡

上韓持國資政書

上孫叔曼侍郎書

答楊時慰書

無本

上韓康公啓

又謝簡

答呂進伯簡三

與呂大臨論中書

胡本去注於本
子居孫版上
六字即於本

加一
那字

答楊時論西銘書

代人上宰相論鄭白渠書

上謝帥師直書

胡本篇首無其皇恐至下
四字篇末無匪惟以下二

十四字

與金堂謝君書

胡本

答周孚先問

胡本

答張閔中書

答楊時書

胡本

答楊迪書

答門人書

答鮑若雨書并答問

胡本

定親書

又書

胡本

答求婚書

第十卷

禮

伊川先生文六

婚禮

納采

問名

納吉

納徵

請期

成婚

奠菜

葬說圖

葬法決疑

記葬用棺棺事

作主式

祭禮無胡本

四時祭

始祖

先祖

禩

第十一卷

伊川先生文七

行狀 墓誌 祭文

明道先生行狀

明道先生門人朋友叙述序

明道先生墓表

孝文程氏墓誌

為家君祭司馬溫公文

為家君祭韓康公文

為家君祭呂申公文

為家君祭李屯田九縣君文

祭劉質夫文

祭李端伯文

祭楊應之文

祭朱公揆文

第十二卷

伊川先生文八

墓誌 家傳 祭文

書先公自撰墓誌後

先公太中家傳

上谷郡君家傳胡本祭義下無皆字

叔父朝奉墓誌銘

家世舊事

改葬告少監文胡本姪郎作猶子祭

祭席仁叟文

祭張子直文

祭四十一郎文

祭李邦直文

祭李通直文

右伊川先生文八卷政和二年壬辰七月
孤端中序曰道之在天下民日用之聖人
慮後世不足以知之載之六經丁寧教告
纖悉具備宜若人人見而知之然自秦漢
以下泯沒無傳惟伊川先生以出類之才
獨立乎百世之後天下學士大夫翕然宗
師之聖人之道蔽曠千四百年至先生而
復明昔之論者謂孟子之功可同於禹以
其辨異端闢邪說也當是時去聖人未遠
異端之害教也未深豈若後世沉深固結

雖豪傑之士亦無以自脫先生獨能如醉
之醒如夢之覺其功豈不優於孟子哉元
祐初大臣以先生道義薦諸朝召為崇政
講官哲宗信而敬之既而同朝之士有以
文章重於時者忌先生名出已右與其黨
類巧為謗詆遂以罷去其後朝命屢加終
不復起居於洛陽天下尊仰之紹聖治元
祐諸臣罪先生坐嘗為所薦責澠州今上
嗣聖得歸遂居伊川後七年而終先生既
沒昔之門人高第皆已先亡無有能形容

遺文

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門人張繹曰我昔
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
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不肖孤既
無以嗣聞斯道姑用記其言且又使姪昂
編次其遺文俾後之學者觀其經術之通
明論議之純一謀慮之宏深出處之完潔
雖於先生之道未能備見其純全亦將庶
幾焉先生有易傳六卷繫辭說各一
春秋傳改正大學論孟說各一詩說

陶頌關文

真泉詩關文

書縣廳壁

易上下篇義

易序

禮序

禘說

書銘

與方元家手帖

謝執政書

謝傳者伯

答晁以道

與橫渠簡

答謝良佐

寄范濤夫

傳聞續記一併

賜

右程子

可繕寫

而朱子

世聯護

遺文遺事一卷善心所蒐輯

始慮世傳胡氏本猶未盡善

以本惜不可見也貞白虞叔

子尺牘往還商略考訂推本

朱子之意以復于舊然如定性書富

謝二書所刪字終不可考則固未敢

自信而亦未能自慊也一日以書來

蓋從今內翰吳先生得家藏別本乃

與臆見脗合而凡刪字皆在且又益

以數篇焉遂與一二同志三復校正

用鈔諸梓以與學者共之其朱子與

劉張二公辨論所及者悉附注于目

錄之下其餘脫誤錯簡文字同異不

復具列且為竊考程氏世系譜于十

二卷之首以便觀覽此外有經說七
卷尚當嗣刻以傳永久云至治三年
秋九月丙午臨川後學譚善心謹書

河南程氏文集目錄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一

明道先生文一

表疏

上殿劄子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
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
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
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
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
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一作不爲流
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一本

雖上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間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嘒嘒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德之道義一作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

一一作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姦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為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

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
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
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
聞其高道尚一作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
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閑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
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群儒朝夕相與講明
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
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
厲漸摩成就之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
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與行

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
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
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
學始自藩府至于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考入
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
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
從役漸自大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爲人
師者使教于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千室之鄉
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庠序之制爲之立師學者以次
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

學者衆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
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
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
之禮大會群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於
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
者罷歸以爲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大學者亦聽其以
時還鄉里復來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
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
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與太學者
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

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不處於學或
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
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
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
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姦罔上者師長
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
去職論州縣之長蒞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
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爲之賞罰凡公卿大夫之子弟
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

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並如舊制惟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行材能者於朝其在學賓興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為二等上者聽授以筦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中於論選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升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為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

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為萬世行之

論王霸劄子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

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由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會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况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

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克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者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已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旣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

一而後可以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
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
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爲
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旣任君子之
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
救千古深錮之弊爲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
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
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爲害大矣臣獨以爲不
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
則爲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

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爲而
返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
斷霽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論十事劄子

師傳

六館

經界

鄉黨

貢士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

王不無隨時因革踵舞作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爲治

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

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

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

代彰灼著明之効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

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
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
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
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
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
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
人之所必爲者固可槩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
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
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
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

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
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
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
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
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
古今之異也夫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恒
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爲
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
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
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

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
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
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鄰
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
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効亦非有古今之
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
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
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
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
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極

矣臣謂禁衛之外不

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

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
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
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
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
積况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卽盜賊
縱橫飢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
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
豈可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
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備此

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
君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困今京師浮民數
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
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
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
謂無可柰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
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
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
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
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材木所

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
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
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
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婚喪祭車服
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恒心
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
賤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
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姦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
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
豈得不講而損益之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

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爲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踈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論養賢劄子

臣竊以議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雖衆論紛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爲艱而不爲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爲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

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已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已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今天下之大豈爲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徐察其器實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廷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委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群居切磨日盡其材行其志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詔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

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
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帥臣職
司之任為輔弼為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彙
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謂無負於天
下矣取進止

乞留張載狀

臣伏聞差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勘苗振公事竊
謂載經術德義久為士人師法近侍之臣以其學行
論薦故得召對蒙陛下親加延問屢形天獎中外翕
然知陛下崇高儒學優禮賢俊為善之人孰不知勸

今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

教化之本源干治政之大體者儻使之講求議論則

足以盡其所至夫推按詔訟一作獄非謂儒者之不當

為臣今所論者朝廷待士之道爾蓋試之以治獄雖

足以見其鈎深練覈之能攻摘斷擊之用正可試諸

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

以儒術賢業進人而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道修潔

之士益難自進矣於朝廷尊賢取士之體將有所失

况苗振罪犯明白情狀已具得一公平幹敏之人便

足了事伏乞朝廷別賜選差貴全事體謹具狀奏聞

諫新法疏

熙寧三年三月四日

臣迹累上言乞罷預俵青苗錢利息及汰去提舉官
事朝夕以覲未蒙施行臣竊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
防於未亂况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亟決持
之愈堅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為害已多蓋安危之
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
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為必成因不可以威力取強言
語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為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
駁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
驚駭是乃舉一偏而盡阻公議因小事而先失動

衆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臣竊謂陛下固已燭見事
體究知是非在聖心非吝改張由柄臣尚持固必是
致輿情大鬱衆論益謹若欲遂行必難終濟伏望陛
下奮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機與其遂一失而廢
百為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汰使人之擾亟推去
息之仁况糴糶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資自廣在朝廷
未失於舉措使議論何名而沸騰伏乞檢會臣所上
言早賜施行則天下幸甚

再上疏

熙寧三年四月七日

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

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調不可而能有爲者也況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小有成而與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

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

辭京西提刑奏狀

臣伏蒙聖恩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已瀝懇誠不敢祗受願從竄謫日冀允俞不避煩瀆輒再陳請臣出自冗散過蒙陛下拔擢實在言責伏自供職已來每有論列惟知以憂國愛君爲心不敢以揚已矜衆爲事陛下亮其愚直每加優容故常指陳安危辨析邪正知人主不當自聖則未嘗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忍爲阿黨之計明則陛下幽則鬼神臣之微誠實仰臨照然臣學術寡陋智識闕踈徒

有捧土之心曾微回天之力近以力陳時政之失併
論大臣之非不能裨補聖明是臣墮廢職業既已抗
章自劾屏居俟命豈意刑書未正而恩典過頒使臣
粗知廉隅必不敢蒙恥顧就如其見利忘義覩面受
之陛下有臣如此亦將安用况臺諫之任朝廷綱紀
所憑使不以言之是非皆得進職而去臣恐綱紀自
此弛廢臣雖無狀敢以死請伏望陛下開白日之照
厲嚴霜之刑投諸荒陬實所甘分臣無任瀝血祈天
之至

謝澶州簽判表

論議無補職業不修國有典刑罪在誅戮曲蒙弘獎
仰荷鴻私期於糜捐莫可報謝謝臣性質朴魯學術
空虛志意粗修智識無取陛下講圖大政博謀群材
過聽待臣之言猥加風憲之任臣既遭遇明聖亦思
誓竭疲駑惟知直道以事君豈忍曲學而阿世屢進
闕踈之論愧非擊搏之才徒嘗剝瀝肺肝曾無裨補
毫髮既不能繩愆糾繆固不願沽直買名豈敢冒寵
以居惟是奉身而退自劾之章繼上闔門之請深堅
天意未回憲章尚屈更奉發中之詔俾分提憲之權
不惟沮諍論之風亦懼發賞刑之實力形奏述恭俟

誅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極天清明昔日臨照洞正
邪之心迹辨真偽於幽微察臣忠誠恕臣狂直不忍
寘諸重辟投之遠荒解其察視之官處以便安之地
生成之賜義固等於乾坤涵容之恩重益逾於山嶽
臣敢不日新素學力蹈所知秉心不回信道愈篤願
徇小夫之志不爲儒者之羞或能自進於尋常庶可
仰酬於萬一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一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二

明道先生文二

書

記程文

答橫渠張子厚先生書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
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
古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
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
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
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
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

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物一作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

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不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不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哀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哀而視聖人喜怒哀之正為如何哉天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更事匆匆未能精慮當否停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遠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晉城縣令題名記

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記無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權史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矣然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其一作與古史之意一作異矣夫圖治於長久者雖聖知爲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就蓋必本之人情而爲之法度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則

其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猶漸漬亦必待久乃淳固而不變今之爲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遲之矣使皆知禮義者能自始至卽皇皇然圖所施設亦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更書已至矣懂後之人所志不同復有甚者欲新已之政則盡其法而去之其迹固無餘矣而况因循不職者乎噫以易息之政而復無以託其傳則宜其去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故欲聞古史之善而不可得則因謂今有題前政之名氏以爲記者尚爲近古而斯邑無之乃考之案牒訪之吏民纔得自李君而降二十一人第其歲月之先

後而記之俾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後之人得從而
質其是非以為師戒云耳來者請嗣書其次

南廟試佚道使民賦

民得終佚
勞固無怨

人情莫不樂利聖政為能使民以供道而敦教俾當
時之服循教本於農雖極勤勞之事功收於後自無
怨譴之因厥惟生民各有常職勞而獲養則樂服其
事勤而無利則重煩其力惟王謹以政令驅之稼穡
且為生之本宜教使以良勤則從上也輕蓋曲且餘之
自得蠶爾農俗陶乎教風知所勞者為乎已圖所利
者存乎終莫不勉勸以從令于予而勸功志在使人

役以農疇之務時雖畢力樂於歲事之豐雖復教令
時頒科條日出嚴刑以董其或惰加賦以戒其不一
然而俗樂趨勸時無怨疾擇可勞而勞也敢憚初勸
因所利而利焉自全終佚大抵善治俗者率俗以敦
本善使民者順民而不勞道皆出於優佚令無勤於
繹騷不奪其時導以厚生之利將求其欲豈聞力穡
之逃勿謂民之冥而無知勿謂農之勞而不務趨其
利則雖勞而樂害其事則雖冥而懼志取豐益業其
安固便爾農於墾殖縱極勤劬異有國之力征自膺
饒裕得非納於豐富之道教以便安之途在服勞而

雖至顧有憾以會無體允豕之悅民下安其教同周
詩之戒事衆樂而趨昇夫雖上之行抑民所願或躬
籍以爲率或名官而申勸是皆俾民有樂佚之道焉
雖勞何愁

南廟試九叙惟歌論

論曰民受天地之中而生者也水火金木土穀民所
賴而生者也樹之君使修舉其所賴而養之者也修
之有道行之有節上焉天順之下焉民樂之正德焉
利用焉厚生焉此其所以秉統持正而制天下之命
者也在書禹之謨曰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其指言乎

是也舜禹明其道聖也後世不及焉功也萬世所利
焉宜其事有次叙而民歌樂之也噫舜之君禹之臣
其歌之之民日聞其道日被其澤其見而知之或言
或歌可矣今去聖久遠踰數千祀然可覆而舉之者
何也得非一於道乎道之大原在於經經爲道其發
明天地之秘形容聖人之心一也然當推本夫明其
次著其跡者言之在洪範之九章一曰五行次二曰
五事統之以大中終之以福極聖人之道其見於是
乎蓋五行者天之道也五事者人之道也修人事而
致天道此王者所以治也五事修五行叙則其生材

也美焉阜焉民居其中享其利而安焉豈非皇極之道用而致乎五材之生天也非人也五事之修人而非天也雖然五事正則五材自然得其性矣是則天之道亦王者之所爲也王者既修五事而致五材則又舉正德之教而率之明利用之源而阜之開厚生之道而養之五行協於上六府利於下三事舉於中修焉其功之叙也和焉其德之行也如是則民浩浩然于下然驩娛於下而歌頌其政矣或曰子之言五行然矣然六府之兼乎殺何也答曰五行氣也五材形也君之所致者氣也民之所用者形也五氣既分

五行既豐民並用焉然殺者民之所生也不可一日無之此六府所以兼穀也要其本則五氣之生而已夫何感焉竊原春秋之文求聖人之志災之書者十一大水之書者七不雨之書者九大旱之書者二無麥苗大無麥禾之書者各一蓋言五行失其序則六府失其宜物失其宜則尚何次叙之有乎民失其所則尚何歌詠之有乎可以見聖人之心重時政而謹民事勤勤乎如是也由是言之則舜之德其至也地平天成矣萬世永賴矣其民陶其教遂其生九功之德皆歌之矣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禕勿

壞其終之之道也道是而已矣或問行於後者當如
何曰五事本也謹而明之六府外也時而治之教之
以德節之以政古之五正各司其方可復也周之六
官各主其事可用也此其略也其道則具於經矣推
而明之勤而修之是亦舜之政也夫何遠哉顧力行
何如爾謹論此篇經為疑道是而

南朝試策五道

第一道

問禮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厚人倫之
也是以鰥寡孤獨皆有養後世則不然教化之下

明衣食之不足黎民老而不得其養饑寒轉死于
溝壑者往往而是今將考古養老之禮而行之惟
帝堯而上不可聞已虞夏商周之時其所養何老
所處何學所衣何服所食何禮一歲凡幾行之宜
誦所聞悉著于篇

對王者高拱於穆清之上而化行於裨海之外何修
何飾而致哉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爾純王之心
純王之政此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所此
純王之政也尚慮其未也則又尊國老而躬事之優

庶老而時養之風行海流民陶其化孰有怠於親而慢於長者哉虞夏商周之盛王由是道也人倫以正風俗以厚鰥寡孤獨無不得其養焉後世禮廢法壞教化不明播棄其老饑寒轉死者往往而是嗚呼率是而行而欲王道之成猶却行而求及前抑有甚焉爾今朝廷清明政教修舉方欲稽講墜典以風天下明執事欲將明上意故訪諸生以古之道俾講求其說敢不道其所聞以裨一二哉蓋古者擇三公之有年德者天子以父事之謂之三老孤卿之有年德者天子以兄事之謂之五更皆一人爾大夫士之有年

致仕者亦皆養之於其鄉里之庠序焉所處則有虞氏國老養於上庠庶老養於下庠夏后氏國老養於東序庶老養於西序商人國老養於右學庶老養於左學周人國老養於東膠庶老養於虞庠是也所服則深燕縞玄之衣四代所服也所食則饗燕食之禮三代之制也周人修而兼用之一歲所行之數則禮所謂春饗孤子秋饗耆老與夫釋菜釋奠之禮亦其時乎此古之略也若夫潤飾之則在乎時矣謹對

第二道

問昔者孔子傷時王之無政而作春秋所以褒善

貶惡爲後王法也自去聖既遠諸儒異論聖人之
法得之者寡至唐陸質學于啖趙號爲達者其存
書有纂例微旨義統今之學者莫不觀焉若夫諸
儒之所失與陸氏之所得學者必有所取舍也試
爲條其大要庶以質其是非

對春秋何爲而作哉其王道之不行乎孟子有言曰
春秋天子之事是也去聖踰遠諸儒紛紜家執異論
人爲殊說互相彈射甚於仇讎開元秘書言春秋者
蓋七百餘家矣然聖人之法得者至寡至於棄經任
傳雜以符繒膠固不通使聖人之心鬱而不顯吁可

痛也獨唐陸淳得啖先生趙夫子而師之講求其學
積三十年始大光瑩絕出於諸家外雖未能盡聖作
之蘊然其攘異端開正途功亦大矣惜夫其書之粹
者在乎集傳而世微其傳矣今所存者請槩言其一
二亦可以觀其道之所至焉春秋之法大者在乎侵
伐戰取圍入執殺盟會如聘禘郊蒸嘗歸復入納災
異賦役焉然諸家之論前矛後盾未見其能一也其
間書侵者五十七伐者二百一十三書圍者四十四
入者二十七聖人之意其詳其備也如是豈苟然哉
蓋誅其禍亂之道耳彼豈有是哉先儒徒隨事而傳

之三傳徃徃從而美之者有矣未有一言發明聖人
誅之之心者也獨陸君用啖氏之說曰春秋紀師何
無曲直之辭曰一之也不一則禍亂之門闢矣若夫
其差者甚者則在乎其文矣此則見聖人絕惡之源
原情之法此表裏之論也其餘若盟若會其法皆用
是也禘郊之義詭譎殊狀左氏之文略而不解公穀
之論泥而失真何杜之流汎汎其間耳陸氏之學獨
能斥先鄭之失明諸侯之僭謂禘為王者之祭明郊
非周公之志皆足以見其所存之博大得聖師救亂
明上下之心也餘若書鄭伯之克謂克下之辭明君

臣之義異乎所謂如二君與能殺者屑屑之論矣書
次于郎則言非有俟而次則已將為賊爾防兵亂之
源殊乎所謂過信次止者區區之談矣發言侵言伐
之例則曰無名行師與稱罪致討之異遠乎闕略之
言賊害之語矣且取邑之條則云力得之不是其專
奪異乎不用師徒不宜取之淺矣其餘稱將稱師紀
名紀氏之類亦皆度越於諸家遠甚旨義之衆莫可
歷數要其歸以聖人之道公不以已得他見而立異
故其所造也遠而所得也深噫聖門之學吾不得而
見焉幸得見其幾者矣則子厚之願掃其門宜乎對

問之下不能詳悉故獻其略謹對

第三道

問官之有屬猶身之有臂臂之有指也自建官以來未有無屬焉者也舉今之官則治其小者有屬治其大者無屬外郡縣內群有司此治其小者內公府外刺部此治其大者治其小且有屬治其大乃無屬何其重輕勞佚之不侔哉豈因其故常而恬莫之舉歟抑舉之未見其益歟刺部之屬向嘗增之直與其長等爾非所謂屬也公府之屬今或存之直他官而已非所謂屬也請悉陳前古治大

有屬之法可施於今者皆何名何選何職古何以有而今何以無古何以可而今何以不可詳之于說以究當今之便

對竊觀治天下之道如構室焉其大者棟也梁也椽也梁豈能獨立哉其所與相助而承上者椽椽也置官亦如是矣古之三公之府諸侯郡國各有其屬以成其政後世改易不常今則外之一郡一邑內之一官一局各有屬焉至於公府機務之煩外臺刺舉之重則反無之此誠小大重輕之贅焉非必謂無益而莫之爲也直因循故常未之更爾嚮者漕計之司嘗爲

之置副矣副則誠亞其長者也其下亦嘗創賓從之名者矣是亦其屬也第旋去之耳近世宰相之官兼門下之目則府以其省名矣今其屬者乃省官爾非丞相之屬策謂前古治大有屬之法可施於今者則周冢宰之職有小宰焉小宰之下皆其屬也其餘五官亦各有屬焉然其爵位有尊卑之差矣外則牧伯之國今刺舉之任也其屬則其臣爾漢之三公府則有長史司直焉東曹西曹之掾焉內則御史外則刺部亦各自用其吏爲掾屬其選之之道則周六官以下其屬皆命於天子牧伯之臣則其卿而下其君選

於其國爾漢之三公開府辟召唐之藩鎮亦自薦延其位其職則繫其長之所任而分治之耳今公府任其小事者非無也直無若三公之孤六卿之丞共其事者爾其治文書掌勞役者備矣其職亦幾矣苟欲慎其選清其流而易其官之名則可矣若欲夫預聞政事則賢明之佐謨謀於廟堂之上又何細吏之間焉若夫刺舉之屬則在選任之爾謹對

第四道

問今天下費益廣財益匱食加冗農加困貨愈籠文愈密而旱乾水溢無歲無之又未嘗得清源端

本之術少紓其弊雖有智者或任非其責禁不出
一語嗚呼忍而視斯民之殘也今欲使財無匱農
無困文無密以極斯民之殘敢問何策之爲先何
脩而後可勿踈勿泛以直所論

對天下大器群生重畜惟君上所制養焉今土地之
廣人民之衆較之近代未爲甚盛也然近歲費益廣
財益匱食加冗農加困貨愈籠文愈密者何也殆基
本似有所未立法度似有所未舉爾三代之制今不
能收功於旦夕也試取其切近於體務者言之今財
之匱食之冗農之困貨愈籠文愈密者弊雖煩而其

原一而已其始在費益廣也費益廣則取於民者衆
實於府者鮮財不得不匱農不得不困矣彼食冗者
亦費之一端爾費既廣財既匱農既困則貨不得不
籠貨之籠則文不得不密矣所謂費益廣者不曰待
哺之兵衆乎夷狄之遺重乎游食之徒煩乎無用之
供厚乎爲今之計兵之衆豈能遽去之哉在汰其冗
而擇其精戎狄之遺豈能遽絕之哉在備於我而圖
其後游食之徒煩則在禁其末而驅之農無用之供
厚則在絕其源而損其數然其所以制之者有其道
也夫水利之興屯田之制府兵之復義倉之設皆濟

時之大利顧縉紳議之熟矣惟不以爲舊說之迂而忽之則財以豐食以足貨利可寬文法可損矣雖旱乾水溢之變繫乎歲數之常亦吾有備焉爾謹對

第五道

問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何其効之疾歟又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何其効之遲歟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必世云者較諸善人則已疾合諸聖人則已遲三者之効不能齊一然則聖何道而疾善何術而遲王何務而必世願以前代已然之迹質於此三者

對聖人之道無所苟而已矣以聖人之才施於天下其易矣猶必曰三年而成也然方之善人之効則聖人之治其疾也遠矣仲尼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夫善人者所謂不踐跡亦不入於室者也既不循前人之弊而守之又不得聖人之道而行之宜其緩且久也有人焉相繼而往則百年而後可至治矣所謂王者必世而後仁則蒙謂作禮樂之時爾夫民之情不可暴而使也不可猝而化也三年而成大法定矣漸之仁摩之義浹於肌膚淪於骨髓然後禮樂可得而興也蓋禮樂者雖上所以教民

然其原則本於民而成於上爾則聖人之効所以疾
善人之効所以遲與夫王者之仁其道可見矣復請
以前代已然之迹而期之孟子曰小國七年大國五
年可爲政於天下此聖人之効也若仲由謂三年使
知方伯禽之三年報政雖不能若聖人之道醇且具
也然亦承聖師之教奉周公之政其庶乎其次也若
漢之業創乎高祖因循乎呂惠文帝守之以淳儉孝
景紹之以恭默當時漢之興幾百年矣其風俗下
幾致措刑亦勝殘去殺之効乎周承文王之業歷武
王之治至成王之世而周公作禮樂焉此必世後

之効乎謹對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二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二

三

